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十一至四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汪本中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十一

宋 李燾 撰

太宗

淳化元年春正月戊寅朔御朝元殿受册尊號曲赦京城繫囚改元

己卯改乾明節為壽寧節

丁亥建虔州大庾縣為南安軍

太保兼侍中趙普自去秋以病免朝謁止日赴中書視事有大政則召對及冬病益甚乃請告車駕屢幸其第省問賜予加等普遂稱疾篤三上表致政上不得已戊子以普為西京留守兼中書令

庚寅命户部郎中柴成務兵部員外郎趙化成使高麗左正言宋鎬右正言王世則使交州以加恩制書賜王治及黎桓也高麗國俗信陰陽鬼神之事頗多拘忌每朝廷使至治必擇良月吉日方具禮受詔成務在館逾月

乃貽治書責其牽於禁忌泥於小數眩惑日者之浮說稽緩天子之命書惟典冊之垂文非巫祝之能曉書稱上日不推六甲之元辰禮載仲冬但取一陽之嘉會燦然古訓足以明稽所宜改圖速拜君賜治覽書慙懼會霖雨不止乃請俟晴霽成務復貽書開諭治即出拜命宗鎬等抵交州境黎桓遣衙內都指揮使丁承正等以船卒三百人至太平軍來迎由海口入大海冒涉風濤頗歷危險經半月至白藤涇入海汊乘潮而行凡宿泊

之所皆有茅舍三間營葺尚新因為館驛至長州漸近本國桓張皇虛誕務為誇詫盡出舟師戰櫂謂之耀軍自是宵征抵海岸至交州僅十五里有茅亭五間題曰柔征驛至城一百里驅部民畜產妄稱官牛數不滿千揚言千萬又廣率其民混於軍旅衣以雜色之衣乘船鼓譟近城之山虛張白旗以為陳兵之象俄而擁從桓至展郊迎之禮桓斂馬側身問皇帝起居畢按轡偕行時以檳榔相遺馬上食之此風俗待賓之厚意也城中

無居民止有茅竹屋數十百區以為軍營而府署湫隘
題其門曰明德門桓質陋而目眇自言近日與蠻寇接
戰墜馬傷足受詔不拜信宿之後乃張筵飲宴又出臨海
汉以為娛賓之遊桓跣足持竿入水摽魚得一魚左右
皆叫噪懽躍凡有宴會預坐之人悉令鮮帶冠以帽子
桓多衣花纈及紅色之衣帽以真珠為飾或自歌以勸
酒莫能曉其詞常令數十人扛大蛇長數丈饋於使館
且曰若能食此當治之為饌以獻焉又羈送二虎以備

縱觀皆却之不受卒三千人悉黥其額曰天子軍糧以米穗月給令自舂為食其兵器止有弓木牌槍竹槍弱不可用桓輕脱殘忍昵比小人腹心閹竪五七輩錯立其側好狎飲以手令為樂凡官屬善其事者擢居親近左右有小過即殺之或鞭其背一百至二百賔佐小不如意亦箠之三十至五十黜為門吏怒息乃召復其位有木塔其制樸陋桓請同登遊覽乃相顧而言曰中朝有此塔否地無寒氣十一月猶衣夾衣揮扇鎬等明年

六月歸闕上令條列山川形勢及桓事迹鎬等自叙云

爾

初殿中丞清豐晁迥通判鄂州坐失入因死罪削三任

有司以殿中丞右賛善大夫并上柱國通計之丙申詔

自今免官者並以職事官不得以勲散試官之類舊制

勲官自上柱國至武騎尉凡十二等五代以來初叙勲

即授柱國於是詔京官幕職州縣官始武騎尉朝官始

騎都尉歷階两升又詔古之勲爵悉有職奉以之蔭贖

宜矣今之所授與散官等不得用以蔭贖

二月己酉改大明殿爲含光殿

辛酉詔自今遊宴宣名館職其集賢秘閣校理等並令預會先是上宴射苑中三館學士悉預李宗諤任集賢校理閤門吏拒之不得入宗諤獻詩述其事故有是詔

國家因唐制建昭文史館集賢院於禁中昭文集賢置大學士直學士史館置監修國史修撰直館昭文亦置直館集賢又有修撰校理之職名數雖異而職務畧同

閤門拒校理不得預宴葢吏失之也

夏四月上以寺監副貳品秩素高舊制自郎吏遷
授頗聞搢紳之流以臺閣自許目為散地欲振起之乙
未以兵部郎中孔承恭為太常少卿魏羽為秘書少監
户部郎中柴成務為光禄少卿魏庠為衛尉少卿張洎
為太常少卿吕端為大理少卿臧丙為司農少卿表廓
為鴻臚少卿工部郎中張雍為太府少卿屯田郎中雷
有終為少府少監虞部郎中索湘為將作少監有終德

驤子也

癸丑江州言德安縣民陳兢十四世同居老幼千二百餘口常苦食不足令歲貸官米二千石

甲寅詔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每二人共舉常叅官一人充轉運使員外郎以上二人於京朝官内舉一人充知州通判　自趙普罷吕蒙正以寛簡居相位卒仲甫從容其間政事多決於王沔沔聰察敏辯善敷奏有適時材用然性苛刻不以至誠待人羣官謁見必廿

言以昭之皆喜過望既而進退非允人胥怨矣

乙巳賜太子中允陳省華及其子光禄寺丞直史館堯叟五品服先是堯叟舉進士中甲科占謝詞氣明辨上問宰相此誰子呂蒙正等以省華對省華時為樓煩令即名見擢太子中允於是父子又同日而賜章服

五月辛卯令刑部置詳覆官六員專閲天下所上案牘勿復遣鞫獄置御史臺推勘官二十人並以京朝官充若諸州有大獄則乘傳就鞫辭日上必臨遣諭旨曰無

滋蔓無留滯咸賜以裝錢還必召見問以所推事狀著為彛制凡滿三歲考其殿最而黜陟之

甲午詔致仕官有曽歴中外職任者給半奉以他物充

國初錢文曰宋元通寳乙未又改鑄淳化元寳錢上親書其文作真草行三體自後每改元必更鑄以年號元寳為文

六月丙午罷中元下元張燈　太僕少卿張洎上疏言邉防曰夫禦戎之道有三策焉前代聖賢論之詳矣繕

修城壘依憑險阻訓戎聚穀分屯塞下來則備禦去則勿追策之上也偃革櫜弓卑辭厚禮降王姬而通其好輸國貨以結其心雖屈萬乘之尊暫息三邊之戍策之次也練兵選將長驅深入擁戈鋋而肆戰決勝負於一時策之下也國家自戎馬生郊邊防受敵兵連禍結屬載於茲邯鄲致蹂踐之虞上谷夾藩籬之固飛芻輓粟千里而遙丁壯斃於轉輸膏血塗於原野尚賴聖君宵旰廣運神謀自今夏以來方隅稍定餱糧以濟城邑粗

安然而敵人之情變詐難測或慮朔風漸勁塞草具腓乘大漠之苦寒率窮邊之蠢類南下燕趙復恣憑陵則善敗之機未可量也況河朔之地杼柚其空邑里丘墟黎元蕩析倘後日之戰復有殺將覆軍之禍則趙魏鎮定疇能守之人心一搖天下事去矣國家素失薊北之險亡控守之處是上策不舉也屯兵平原與匈奴轉戰勞獘已甚勝負未定是下策不足恃也審覩天下之形勢憂患未已唯與之通好或可解紛今山東諸侯近不

交戰訪聞匈奴已還其庭宜因此舉通和之策夫屈伸變化與道汚隆轉危就安聖人之務也昔高祖奮布衣起豐沛誅暴秦滅强楚不五七年平定天下出師朔野困於白登爰從說士之辭遂舉和親之策迨至文景乘先代之業開太平之基至道興行兆民胥悦海内田賦三十而税一太倉之米紅腐而不可食内府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巍巍功業與三代比崇及其火照甘泉軍屯細柳則飾宗室之女出聘單于夫以高帝之雄才文景

之淳化豈力不足而德不至耶而與之通者蓋視彼為不足較耳安肯耗竭中國為無用之舉傷害仁義致彼此爭鋒乎觀典策之遺文審安危之大計唯聖人能之結好息民正在今日儻或上天悔禍醜類懷仁奉大國之歡盟息邉城之烽燧誠宗社之福也夫盛衰之理有數存焉聖賢因之以定其業昔者隋季板蕩唐室勃興高祖太宗肇升天位英衛房杜為佐命之雄頡利可汗遽犯京邑太宗躬枉車駕以敦其夙好廣輸財貨以厭

其貪心歲月若更強敵寖弱李靖數萬之衆擒而滅之
此王者當掎候時殲强敵之明效也今契丹孽臣擅軸
牝雞司晨單于幽閉權歸母后裕悦强大處於嫌疑部
族之衆雖繁攻奪之形已兆草菅人命極惡窮凶以人
事言之則歲紀未周冒頓之謀必興於敵帳矣國家暫
時降屈以濟艱屯而取亂侮亡其則何遠若契丹憑恃
種落張皇侵暴逆天悖理不奉綏懷然聖人屈已濟物
之誠已彰於天下矣

秋七月丁酉以御製詩文四十一卷藏於秘閣

八月癸卯朔秘書監李至與右僕射李昉吏部尚書宋琪左散騎常侍徐鉉及翰林學士諸曹侍郎給事諫議舍人等秘閣觀書上聞之遣使就賜宴大陳圖籍令縱觀翌日甲辰又詔權御史中丞王化基及三館學士並賜宴秘閣先是遣使詣諸道購募古書奇畫及先賢墨跡小則償以金帛大則授以官數歲之間獻圖籍於闕下者不可勝計諸道購得者又數倍乃詔史館盡取天

文占候讖緯方術等書五千一十卷并內出古畫墨跡一百一十四軸悉令藏於秘閣圖籍之盛近代所未有也

乙巳令左藏庫籍所掌金銀器皿之屬悉毀之有司言中有制作精巧者欲留以備進御上曰將焉用此汝以奇為貴我以儉為寶卒皆毀之左正言直史館謝泌賀曰聖意如是天下大幸上性節儉退朝常著華陽巾布褐紬絛內服惟絁絹咸屢經澣濯乘輿給用之物無所

增益焉

癸亥李至上䟽言晉宋以來皆有秘閣之號設於禁中唐室陵夷斯因流蕩陛下運獨見之明下維新之詔復建秘閣以藏奇書總羣經之博要資乙夜之觀覽斯實出於宸心非因臣下之建議也況睿藻宸翰盈溢緗帙其所崇重非復與羣司為比然自創置之後載經寒暑而官司所處未有定制望降明詔令與三館並列叙其先後著為永式其秘書省既無書籍元隷京百司請如

舊制上可其奏列秘閣次於三館丁卯以起居舍人直史館吕祐之等分直昭文館太子中允和㠓直集賢院先是但有直史館於是始備三館之職㠓峴之弟也

九月戊寅以鄉貢進士吕蒙叟爲鄢城縣主簿蒙莊楚丘縣主簿蒙巽沈丘縣主簿皆宰相蒙正諸弟從其請而命之初蒙正父龜圖多内寵與妻劉氏不睦并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乏劉亦誓志不嫁及蒙正始仕乃迎二親同居異堂奉養並至云　崇儀副使郭載言臣前仕

使劒南見川峽富人多招贅婿與所生子齒富人死即分其財故貧人多捨親而出贅甚傷風化而益爭訟望禁之詔從其請

冬十月乙巳以同州觀察推官錢若水為秘書丞直史館若水文敏之子也初佐同州知州性褊急數以胷臆決事不當若水固爭不能得輒曰當賠俸贖銅耳已而奏案果為朝廷及上司所駁州官皆以贖論知州媿謝然終不改前後如此數矣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

所之女奴父母訟於州命録事叅軍鞫之録事嘗貸錢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尸水中遂失其尸或為元謀或從而加害罪皆應死富民不勝搒掠自誣服具獄上州官審覆無反異皆以為得實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録事詣若水廳事詬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熟觀其獄詞耶留之且旬日知州屢促之不能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詣知州屏人言曰若水

所以留其獄者密使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送女奴於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即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賜則某族滅矣知州曰推官之賜非我也其人趨謝若水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得入繞垣而哭傾家貲以飯僧為若水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寃死者數人欲為之論奏其功

若水固辭曰若水求獄事正人不寃死其論功非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為若水功當置録事何地耶知州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録事詣若水叩頭愧謝若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失何謝也於是遠近翕然稱之上亦聞其名會樞密直學士寇準薦若水文學髙第名試學士院面命以此官

乙丑賜知白州蔣元振絹三十匹米五十石元振江東人清苦厲節親屬多貧不能膳養聞嶺南物賤因求其

官寄家於潭州盡留俸禄供給元振啜菽飲水縫紙為衣頗以簡易為政民甚便之秩滿遷轉運使乞留凡七八年不得代來訪使言其狀上嘉歎久之故有是賜

丙寅又賜知鄆州須城縣姚益恭絹三十匹粟二十石益恭臨濟人初為興國軍判官以清幹聞召赴闕老幼千餘人遮道不得發至有涕泣者益恭逮夜開城門遁去其在須城鞭扑不用境內大治民數千人三遮轉運使乞留相率如浮屠宫飯僧以邀福願益恭未代來訪

使言其狀故有是賜　初樞密副使張齊賢微時喪其父依河南府佐史張懷信乃克葬及貴常兄事之鄉里推其篤行趙普因是力薦之於是齊賢上言以懷信為兄詔授鄭州司馬　上遣殿直張明至定州諭都部署李繼隆曰若敵復入寇朕當親討卿勿以為慮繼隆上奏曰建侯行師乃國家之舊制臨陣忘死亦臣子之常規豈有身握重權坐食豐禄不念扞城而禦侮更煩清蹕以省方夙夜自思啓處無措伏自敵人肆孽邊邑多

虞陛下不以臣治兵乏謀任以疆事臣敢不講求軍志震耀戎容奉揚天聲以遏外侮然臣奉辭之日曾瀝愚衷誠以蜂蟻之妖必就鯨鯢之戮臣子之分死生以之望不議於親廵庶靡勞於天步今日遽聆聖誨將決龍行長驅組練之師徐按和鑾之馭宣威朔野問罪邊庭且一人既行百司景從千乘萬騎雷動風趨郡縣供饋以斯勤驛傳驅馳而甚遠况乃窮荒殘孽醜類微妖責在帥臣決期殄戮臣雖駑弱誓死為期仰望鴻慈特寢

兹議是歲契丹亦不敢大為邊患云

十一月丁丑知安州侍御史李範上言故殿中通判州事金行成本高麗人賓貢舉進士中第高麗國王表乞放還行成自以筮仕中朝思有以報不願歸本國父母垂老在海外旦暮思念之恨祿養弗及命畫工繪其像置於正寢行成與妻更居旁室晨夕定省上食未甞少懈行成疾且革召臣及州官數人至其卧内泣且言曰外國人任中朝為五品官佐郡政被病且死無以報主

恩瞑目於泉下亦有餘恨二子宗敏宗訥皆幼家素貧無他親可依行委溝壑矣行成既死其妻誓不嫁養二子織屨以自給臣竊哀之詔以宗敏為太廟齋郎禮部即與收補俾安州月以錢三千米五石給其家長吏常歲時存問無令失所

十二月時羣臣升殿奏事者既可其奏皆得專達於有司頗容巧妄左正言直史館謝泌請自今凡政事送中書機事送樞密院財貨送三司覆奏而後行辛酉詔從

泌請遂著為定制中外所上書疏亦如之　大理寺丞王濟為刑部詳覆官屢上封事會遣使提總諸道茶鹽酒税且察訪民間利獘及吏治能否上顧問左右刑部有好言事者為誰左右以濟對上即擢之既踰月改命通判鎮州牧守多勲舊武臣倨貴陵下濟未嘗撓屈戍卒頗恣暴不法夜或焚民舍為盗一夕報有火濟部壯士數十潛往覘伺果得數輩并所盗物即斬之馳奏其事上大喜都校孫進使酒無賴毆折人齒濟不俟奏杖

決送闕下軍府畏肅連三詔褒奬焉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十二

宋 李燾 撰

太宗

淳化二年春正月先是供奉官殿直有四十年不遷者乙酉始置内殿崇班在供奉官之上左右侍禁在殿直之上差定其俸給以次授之改殿前承旨為三班奉職端拱中置借職承旨於是改為三班借職舊有文班承

旨率以貢舉有材武試弓箭中選者為之端拱後各遷秩或物故因不置　上嘗與近臣論將帥因言前代武臣難為防制苟欲移徙必先發兵備禦然後降詔若恩澤始息稍似未徧則四方藩鎮如羣犬交吠周世宗時安審琦自襄陽來朝喜不自勝親幸其第今且無此事也呂蒙正曰上之制下如臂使指乃為合宜儻尾大不掉何由致理上曰今之牧伯至于士卒盡識朕意苟稍聞愆負固無矜恕之理所以人人各務檢身也王沔曰

周李轂以宰相招討淮南卒無顯效上曰朕當時在兵間備覩之矣轂但深居髙處列校稀見其面茍見之則直省吏揖而進以介冑之士為趨揖之容甚踈濶也當抜寨之際非李重進以勁卒援之幾狼狽矣

二月上修正殿頗施彩繪左正言直史館謝泌上疏諫

癸丑命悉去彩繪塗以赭堊

丁巳涼州觀察使判雄州事劉福卒贈太傅忠正節度使福武人不知書御下有方畧為政簡易人甚便之在

雄州五年境内寧謐百姓遮轉運使願追述治迹以其狀聞詔許立遺愛碑於牙門外福既貴諸子嘗勸福建大第福怒曰我受禄甚厚足以僦舍庇汝曹固當以身許國未有尺寸之効以報恩豈可營居第為自安計乎卒不許沒後上聞其言以白金五千兩賜其子令市宅以居焉　三司嘗建議劍外賦税輕詔監察御史張觀乘傳按行諸州因令稍增之觀上疏言遠民易動難安專意撫之猶慮其失所況增賦以擾之乎設使積粟流

行用輸京師愈煩漕輓之力固不可也分兵就食亦非全安之策徒歛怨于民未見國家之利上深善其言因留不遣其後覲復上䟽言臣憑藉光寵備位風憲每遇百官起居日分立于庭司察不如儀者舉奏之因見陛下天慈優容多與近臣論政德音往復頗亦煩勞至于有司職官承意將順簿書叢脞咸以上聞豈徒褻瀆至尊實亦輕紊國體況帝王之道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列於緗素垂為軌範不可不謹也若夫方今之

急者匈奴未滅邊鄙猶聳陰陽未序倉廩猶虛淳樸未還奢風尚熾縣道未治逋逃尚多刑法未措禁令猶密墜典未復封祀猶闕凡此數者朝廷之急務也誠願陛下聽斷之暇宴息之餘禮貌大臣與之揚搉使沃心造膝極意論思則治體化源何所不至臣又嘗讀唐史見貞觀初始置崇文館命學士者儒更直互進聽朝之隙則引入內殿講論文義商搉時政或日旰忘倦或宵分始罷書諸信史垂為不朽況陛下左右前後皆端士偉

人主望端拱凝旒收視反聽釋尋常之務養浩然之氣深詔近臣闡揚真風上為祖宗播無疆之休下為子孫建不拔之業自然成康文景不獨專美于昔時堯舜禹湯自可追蹤于今日與夫較量金穀割析毫釐以有限之光陰從無涯之細務者安可同年而語哉上覽而善之召賜五品服以為度支判官

閏二月以鄭文寶為陝西轉運使許便宜從事悉用庫錢會歲歉文寶誘豪民出粟三萬斛活飢者八萬六千

餘人

戊寅秘書監李至進新校御書三百八十卷上因從容謂之曰人之嗜好不可不戒不必遠取前古祇如近世符彥卿累任節鎮以射獵馳逐爲樂于是近習窺測其意爭獻鷹犬彥卿悅而假借之其下因恣横侵擾故知人君當澹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入焉朕年長他無所愛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斯已矣至拜舞稱賀

庚辰以瀛州防禦使安守忠知雄州守忠嘗與僚屬宴飲有軍校謀變衷甲及門閽吏狼狽入白守忠言笑自若徐顧坐客曰此輩酒狂耳即時擒獲人頗服其量

己丑詔京城無頼輩相聚蒱博開櫃坊屠牛馬驢狗以食銷鑄銅錢為器用雜物令開封府戒坊市謹捕之犯者斬匿不以聞及居人邸舍僦與惡少為櫃坊者同罪

是月命翰林學士賈黃中蘇易簡幹當差遣院李沆同判吏部流内銓學士領外司自此始也史臣梁周翰論其失當今不取

內出御製飛天蛾大海求明珠二碁勢示三館學士皆不能曉上名中使裴愈授以指要史館修撰范杲等相率上表稱謝

三月己巳上以歲旱蝗手詔吕蒙正等曰元元何罪天譴如是葢朕不德之所致也卿等當於文德殿前築一臺朕將暴露其上三日不雨卿等共焚朕以答天譴蒙正等惶恐謝罪匿詔書翌日而雨蝗盡死先是上召近臣問時政得失樞密直學士寇準對曰洪範天人之際

其應若響大旱之徵葢刑有所不平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贓數萬計吉既伏誅家且籍沒而淮以參知政事沔之母弟止杖于私室仍領定遠主簿用法輕重如是亢暵之咎殆不虛發也上大悟明日見沔切責之

是月翰林學士宋白等上新定淳化編勑三十卷

夏四月庚午朔詔罷端州歲貢石硯

辛巳以樞密副使張齊賢給事中陳恕並參知政事宣徽北院使簽書樞密事張遜為樞密副使樞密直學士

温仲舒寇準並為樞密副使樞密副使張宏罷為吏部侍郎宏懦謹無他策畧居内廷見胥吏必先勞揖性吝嗇好聚蓄不為時所重　度支使李惟清為鹽鐵使惟清嘗以帳式奏御上曰費用若此民力久何以堪曷由簡省即便裁度惟清曰比開寶興國之際其數倍多蓋以邊事未寧屯兵至廣臣覩將帥誠未得人臣聞漢有衛青霍去病唐有郭子儀李晟西戎北敵望而畏之如此則邊事息而支用減矣望國家精擇將帥以有威名

者護塞庶節費上曰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今之玁狁羣衆變詐與古不同朕每計之自有成筭至于選用將帥亦須深體令之機宜如韓彭雖古名將若以彼時之見便欲制令之敵亦恐不能成功名今縱得其人未可便如往時委之能成功業此乃機事卿所未悉

初趙普出守西洛吕蒙正以寛簡自任王沔怙恩招權政事多決于沔沔先與張齊賢同被進擢掌機務頗不叶齊賢出守代州沔遂為副使參知政事陳恕党鹽鐵

性苛察亦嘗與沔忤於是齊賢與恕並在中書沔心不自安慮羣官有以中書舊事告齊賢等巳丑左司諫知制誥王禹偁上言請自今羣官詣宰相及樞密使並須朝罷于都堂請見不得于本廳延揖賓客以防請託沔喜即白上施行之仍令御史臺宣布中外左正言直史館謝泌上言以為如此是疑大臣以私也書云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張說謂姚元崇外則踈而接物内則謹以事君此真得大臣之體今天下至廣萬機至繁陛下以

聰明寄於輔臣茍非接見羣官何以悉知外事若令都堂候見則羣官請見咨事無時是大臣常須百執事于都堂無解衣之暇古人有言曰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若政在大夫祿去公室國祚衰季強臣擅權當此之時可以為慮今陛下鞭撻宇宙總覽豪傑朝廷無巧言之士方向無姑息之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書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今日之謂也奈何疑執政大臣為衰世之事乎昔孔光不言温室中木顔雅封侯三日家人不知謝

安石對客圍碁捷書至而客不覺大臣當謹密如此雖妻子猶不得聞况他人乎使非其人當斥而去之既得其人任之以政又何疑也設若杜公堂請謁之禮豈無私室乎塞相府請求之門豈無他徑乎此非陛下推赤心以待大臣大臣展四體以報陛下之道也王禹偁識量庸淺昧于大體妄率胷臆以蔽聰明狂躁之言不可行用上覽奏嘉歎即命追還前詔仍以泌所上表送史館

國初不喜人附會權勢故大臣不于私第見客百官亦罕造門只詣中書請謁日不下百輩宰相動至午

除不得就食勅牒或未印署堆積几案政事停壅其中干以私者益十八九議者以禹偁所論不為不當但病其須于政事堂邀宰相相見為難爾此據章德象會要王珪因之當考

五月乙巳復置折博倉折博倉即折中倉也端拱二年九月初置尋以歲旱中止今仍復之

左正言謝泌數奏章論時政得失上嘉其忠蓋丙辰擢左司諫賜金紫并錢三千萬泌一日得對便殿上復面加賞激泌謝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竭誠昔唐末有孟昭圖者朝上諫疏暮不知所在前代如此安得不

亂工動容久之

六月甲戌忠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潘美卒贈中書令謚

武惠

乙酉汴水决浚儀縣壞連堤泛民田上昧旦乘步輦出

乾元門宰相樞密使迎謁於路上謂曰東京養甲兵數

十萬居人百萬轉漕仰給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顧車

駕入泥淖中行百步從臣震恐殿前都指揮戴興叩頭

懇請車駕回興遂捧承步輦出泥淖中詔興督步卒數

千塞之日未昳而堤岸屹立水勢遂定始就次太官進膳親王近臣皆泥濘沾衣知縣事宋炎亡匿不敢出上特赦其罪

丁亥詔右正言直史館王世則殿中丞直史館王旦張復殿中丞直集賢院程宿贊善大夫史館檢討焦秘閣校理杜鎬秘書郎直史館李宗諤等檢討皇太子親王皇族后族等故事仍令史館修撰賈黄中等編録進呈

復開封人也　都官員外郎知雜事范陽張都上言正

衙之設謂之外朝羣臣辭見及謝皆先詣正衙見訖御史臺具官位姓名以報閤門方許入對此國家舊制也自乾德以後始詺先赴中謝後詣正衙至今有司遵行而文武官中謝辭見之後多不即詣正衙致朝經之隳廢欲望自今内外官中謝後次日並赴正衙内諸司遥領刺史者及閤門通事舍人已上新授者皆同百官例並赴正衙辭謝出使急速免衙辭者亦須具狀報臺違者罰一月俸都又言案令式每假日百司不奏事陛下

憂勤萬機雖遇旬假亦親聽斷邇來文武百官多就假日辭謝貴就便坐以免舞蹈之儀望自今假日除内職級将校閤門不得引接辭謝其受急命者不在此限又言内殿起居百官皆露立于廊廡之下望自今前一日設幕次于閤門外及復令御史重戴詔皆從之重戴者大裁帽之遺象也本巖叟野夫之服以帛為之後魏文帝自雲中從代以賜百僚國初但御史服之其後詔兩省及尚書省五品以上皆服樞密三司使副則否太宗初即

位中嚴正衙辭謝之制張都至今猶以為言豈太平興國之詔蓋未施行故耶當考

秋七月己亥上謂三司使李惟清等曰夫貨財所以濟用度或取之不以其道違朕恵養庶民之意豈能召和氣乎當共務均節無致厚歛于下已亥初二日也本紀專著上語不因他事

實録無之寶訓則以此語繫之端拱二年二月李惟清請調河南民運糧之後不知寶訓何據然寶訓于年月先後或多不得其實本紀又專著此必不安今從之

李繼遷閗翟守素將兵來討恐懼奉表歸順丙午授繼遷銀州觀察使賜以國姓名曰趙保吉保吉又薦其親

弟繼沖上亦賜姓改名保寧授綏州團練使封其母罔氏西河郡太夫人王禹偁草繼遷詔詞　先是祠祀文命著作局官屬臨事撰進多不合典禮秘書監李至撰成數百道號正辭録凡三卷以進詔永為定式

八月丁卯朔詔兩浙諸州先是錢俶日募民掌榷酤酒醨壞吏猶督其課民無償湖州萬三千三百四十九瓶衢州萬七千二百八十三瓶台州千一百四十四石越州二千九百四石七斗並毁棄之勿復責其直

上欽恤庶獄慮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詆己卯置審刑院于禁中以樞密直學士李昌齡知院事兼置詳議官六員凡獄具上奏者先由審刑院印訖以付大理寺刑部斷覆以聞乃下審刑院詳議中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當者即下之其未允者宰相復以聞始命論決蓋重謹之至也會要稱法官議覆居道安獄依違函莽皆坐遷謫因置審刑院今實録八月己卯初置審刑院己卯十二日也九月戊戌王禹偁等始免官戊戌初二日也先後或失其序豈禹偁等繫獄二十餘日乃論決耶不然會要誤也今但依實録所書更須考之司馬光記聞稱趙普出鎮太宗患中書權太重且事衆宰相不能悉

領理向敏中時為諫官上言請分中書刑房置審刑院按實録向敏中雖以左司諫知制誥初不聞有此議國史及他書亦弗載不知光何所據也且置審刑院其意不過欽恤庶獄耳豈能分中書權省其事耶疑此說或誤更須考之楊億談苑但云審刑院本中書刑房宰相所領之職于是析出亦不云中書權太重故也

丁亥并州言戎人七十三户四百餘口内附上因謂近臣曰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内患外憂不過邉事皆可預防惟姦邪無狀若為内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

九月丁丑户部侍郎參知政事王沔給事中參知政事

陳恕并罷守本官初給事樊知古屢任轉運使甚得時
譽及為户部頗以職事不治詔書切責名益減與恕親
善上每言及計司事有乖違者恕具以告之欲令知古
盡力知古後因奏對遂自觧上問知古何從得此知古
曰陳恕告臣上怒恕泄禁中語嫉知古輕脫并知古皆
罷之㳽以弟淮故數為樞密副使趙準所詆上亦㾗㳽
任數好詐非廊廟器遂與恕同日俱罷㳽奉詔見上涕
泣不顧離左右不數日鬚鬢皆白

上嘗謂近臣曰屢有人言儲貳事朕頗讀書見前代治亂豈不在心且近世澆薄若建立太子則宮僚皆須稱臣宮僚職次與上臺等人情之間深所不安蓋諸子冲幼未有成人之性所命寮屬悉擇良善之士至于臺隸輩朕亦是揀選不令姦險巧佞在其左右讀書聽書咸有課程待其長成自有裁制何言事者未諒此心耶于是左正言度支判官宋沆等五人伏閤上書請立許王元僖為皇太子詞意狂率上怒甚將加竄殛以懲躁妄

而沆又窂相呂蒙正之妻族蒙正所擢用已亥制詞責蒙正以援引親暱竊祿偷安罷為吏部尚書初温仲舒與蒙正同年登第情契篤密仲舒前知汾州坐私監軍家婢除籍為民窮棲京師者屢年蒙正在中書極力援引遂復籍驟被任遇反攻蒙正蒙正以之罷相時論醜之 命左僕射李昉兼中書侍郎參知政事張齊賢為吏部侍郎並平章事 翰林學士賈黃中李沆并為給事中參知政事沆初判吏部銓因侍曲宴上目送之曰

李沆風度端凝真貴人也不數月遂與黄中俱蒙大用

上嘗召見黄中母王氏命坐謂曰教子如是真所謂孟

母矣作詩賜之頒賜甚厚

庚子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王化基為御史中丞

化基嘗慕范滂攬轡澄清之志獻澄清略言五事其一

復尚書省曰國家立制動必法天並建官屬以尊王室

且尚書省上應天象對臨紫垣六卿擬喉舌之官郎吏

應星辰之位斯實乾文昭著政事具明方今省曹之名

未稱朝廷之盛夫三司吏額乃近代權制判官推官勾院開拆磨勘憑由理欠孔目勾押前行後行皆州郡官司吏局之名也臣今請廢三司止于尚書省設六尚書分掌其事廢判官推官設郎官分掌二十四司及左右司公事使人掌一司廢孔目勾押前行後行為都事主事令史書令史廢勾院開拆磨勘憑由理欠等同歸比部及左右司如此則事益精詳且盡去其州郡職局鄙俗之名也六卿如闕本官即選名品相近有才望者權

其尚書郎官如闕本官即于兩省三院選明幹有清望者依資正除所貴尚書省無駁雜之官其二十四司公事若繁簡不同望下本官屬參酌其類均而行之其二謹公舉曰朝廷頻年下詔以類求人但閙例得舉官未見擇其舉主欲望自今別立名籍先擇朝官有聲望者各令保舉所知其舉到職官員數仍置簿籍幷舉主名姓録在籍中其受舉之官如經任使實著廉能所司舉行賞典特旌舉主若所舉官貪贓敗露舉主並當連坐

臣又思陛下自登寶位十有餘年七經掄選甚得英俊竊慮久沉下位或處遠官望令採訪及州長吏察廉以聞次第陞擢亦同置籍中其三懲貪吏曰夫貪吏臨民其損甚大或則屈法或則濫刑或因公以逼私或緣事以行虐使民受弊甚于蠹焉蠹盛則木空吏貪則民獘若乃不求人聽不以法繩則夷齊不能守正康之規顔閔不能持德行之操蓋中人以降其性如水器方則方器圓則圓固無定質悉由拘制也望令諸路轉運使副

兼採訪之名令覺察部内州府監軍長吏偎澄清一部見其實效到闕日待以殊常不次之命置以殿廷侍從之名所貴顧問知四方之事抑亦勸外官之求治也其四省冗官曰昔唐虞建官惟百亦克用乂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斯乃率從簡易去其煩擾也國家封疆民物廣逾前世恢張萬務分設庶官方之近朝實倍常數意欲豐財厚利盡入牢籠其如蠹國耗民轉加殘弊臣嘗思二十年前客遊江淮諸郡其間揚楚最曰衝要水陸

兩逐咽喉數國務穊事衆地廣民繁然止設知州一人在衙區分其餘通判本州推官及州官等並皆分掌鹽鐵商稅倉場庫務當時亦闕辦集無少刑獄爭訟臣昨十年前任揚州職官時見朝廷添置監臨事務及朝廷使臣等有適本州數倍實恐天下諸州似此繁多慮傷費用無長刑名今以朝官諸色使臣及縣令簿尉等所費髙卑相半折而計之一人月費不翅十千以千人約之歲計用十餘萬更倍約之萬又過倍此或皆是廪白

之吏止傷于公府之費爾若或貪婪之吏布于天下則欽吏取於民間者又數倍焉祖吉之類是也如此則得非蠹國耗民乎望令逐部轉運使副與知州同議裁減及諸縣令簿尉等自前多不置縣尉以主簿兼之亦乞令相度廢省其五擇遠官曰負罪之多人非良善或貪婪殘暴兇狠踰違若授以遠地親民之官或秉性不悛用情自任事欺遐僻毒縱傷殘遠民罹殃卒莫上訴甚非撫人懷遠之意也望自今凡負罪之人不許任四川

廣南為長史書奏上嘉納其言即有意大用

辛丑責宋沆為宜州團練副使

甲辰以樞密副使張遜知樞密院事溫仲舒寇準同知院事知院之名自此始遜仲舒準仍並帶副使自後或以正官或檢校官為之秩與副使同

初宋沆與左正言尹黄裳馮拯右正言王世則洪湛共伏閤請立皇太子沆既先黜乙巳命黄裳知邕州拯知端州世則知象州湛知容州黄裳世則湛皆直史館並

解其職湛上元人也

上聞殿中丞郭延澤右贊善大夫董元亨皆好學博通典籍詔宰相召問經史大義條對稱旨冬十月丁卯並命為史館檢討延澤廷讓之子也（董元亨附延澤傳未見邑里）

辛巳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續翰林志二卷以獻上嘉之賜詩二章紙尾批云詩意美卿居清華之地也易簡願以所賜詩刻石昭示無窮上復為真草行三體書書其詩命待詔吳文賞刻之因徧賜羣臣又飛白書玉堂

之署四大字令中書召易簡付之牓於廳額上曰此永為翰林中美事易簡曰自有翰林未有如今日之榮也左諫議大夫韓丕起寒素以沖澹自處不奔競于名宦上甚嘉重之己丑命丕守本官知制誥為翰林學士

十一月丙申詔自今內殿起居日復令常參官兩人次對閤門受其章實録云漢乾祐三年給事中陶穀奏乞停五日轉對皇朝因之遂無轉對之事至是上勵精求理務廣言路始復舊制按太祖新舊録及本紀建隆三年二月甲午詔自今每遇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然則轉對舊制在太祖時已復不知錢若水何所據乃云遂無也新録亦若水所修那得如此差

謬意者太祖雖復舊制行之未久仍廢至是仍復舉行若水考之不詳故耳建隆三年八月丙戌朔御崇元殿文武百官入閤工部尚書竇儀待制太常卿邊光範次對禮畢賜廊食明年夏四月壬午朔工部侍郎艾穎待制給事中馬士元次對八月庚辰朔給事中劉載待制諫議大夫崔頌次對其後遂不復書乾德四年夏四月丙申朔又書御殿入閤賜食如常儀但不見次對官姓名疑次對自此却停至淳化二年始復故令若水誤記也直云遂無轉對之事亦誣矣

庚戌左諫議大夫史館修撰楊徽之次對上言方今文士雖多通經者甚少願精選五經博士增其員各專業以教胄子此風化之本上顧謂宰相曰徽之操履無玷

真儒雅之士出理州郡非其所長置之舘殿正得其宜矣　刑部郎中知制誥范杲數致書宰相求入翰林為學士又嘗出制誥一編示李昉曰先公謂杲才任學士故以此付杲不敢失墜昉每開釋之於是獻玉堂記請備其職上惡其躁競終不使居内署改右諫議大夫出知濠州以考功員外郎知制誥畢士安為翰林學士初執政欲用右諫議大夫張洎因對言洎文學久次不在士安下上曰極知洎文學資任不下士安第德行不及

耳執政乃退

上以入閤舊圖承五代草創禮容不備於是命史館修撰楊徽之等討論故事別為新圖十二月丙寅朔遂行其禮于文德殿實錄又云唐敬宗始于紫宸殿展入閤之禮而五代以來諸事草創禮容多闕國朝久廢其禮至是始復舊制謹按太祖即位之年八月朔御崇元殿文武入閤仗衛如儀既罷賜百官廊食至乾德四年四月朔猶講其禮非久廢也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詔以八月一日入閤會雨而止淳化二年十二月一日乃復行之若水偁指太宗朝則可耳

右諫議大夫張洎既與徽之等同撰定新儀又獨奏疏曰竊以今之乾元殿即唐之

含元殿也在周為外朝在唐為大朝冬至元日立仗朝萬國在此殿也今之文德殿即唐之宣政殿也在周為中朝在漢為前殿在唐為正衙凡朔望起居及册拜妃后皇子王公大臣對四夷君長試制策舉人在此殿也今之崇德殿即唐之紫宸殿也在周為内朝在漢為宣室在唐為上閤即隻日常朝之殿也東晉太極殿有東西閤唐置紫宸上閤法此制也且人君恭己南面向明紫微黄屋至尊至重故巡幸則有大駕法從之盛御殿

則有鈎陳羽衛之嚴故雖隻日常朝亦須立仗前代謂之入閤儀者蓋隻日御紫宸上閤之時先于宣政殿前立黃麾金吾仗俟勘契畢喚仗即自東西閤門入故謂之入閤今朝廷且以文德正衙權宜為上閤甚非憲度況國家丕承正統宇內洽和凡百憲章悉從損益惟視朝之禮尚屬因循竊見長春殿正與文德殿南北相對伏請改創此殿以為上閤作隻日立仗視朝之所其崇德殿崇政殿即唐之延英殿是也為雙日常時聽政之

所庶乎臨御之式允叶前經今輿論乃以入閤儀注為朝廷非常之禮甚無謂也臣又案舊史中書門下御史臺為三司謂侍從供奉之官今起居日侍從官先入殿庭東西立定俟正班入一時起居其侍從官東西列拜甚失北面朝謁之儀請準舊儀侍從官先入起居畢分行侍立于丹墀之下謂之蛾眉班然後宰相率正班入起居雅合於禮臣又聞古之王者躬勤庶務其臨朝之疏數視政事之繁簡唐初五日一朝景雲初始修貞觀

故事自天寶兵興之後四方多故肅宗而下咸隻日臨朝雙日不坐其隻日或遇大寒盛暑陰霪泥濘亦放百官起居雙日宰相當奏事即時特開延英召對或蠻方入貢勲臣歸朝亦特開紫宸引見陛下自臨大寶十有五年未嘗一日不鷄鳴而起聽天下之政雖剛健不息固天德之常然而游焉息焉亦聖人之謨訓倘君父焦勞于上臣子緘黙於下不能引大體以爭則忠亮之心有所不至矣臣欲望陛下依前代舊規隻日視朝雙日

不坐其隻日遇大寒盛暑陰霪泥濘亦放百官起居其雙日於崇德崇政兩殿名對宰臣常參官以下及非時蠻方入貢勲臣歸朝亦特開上閤引見並請準前代故事處分奏入不報

辛卯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於本院會學士韓丕畢士安秘書院李至史舘修撰楊徽之梁周翰知制誥柴成務吕佐之錢若水王旦直秘閣潘謹修翰林侍書王著侍讀吕文仲等觀御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並三體書

詩石上聞之賜上尊酒太官設盛饌丕等各賦詩以記其事宰相李昉張齊賢參知政事賈黄中李沆亦賦詩以貽易簡易簡悉以奏御上謂宰相曰蘇易簡以卿等詩什來上斯足以見儒墨之盛學士之貴也可別録一本進入以其本賜易簡

先是左司諫直史館謝泌奉詔發解國子學舉人黜落既多羣聚喧詬懷甎以伺其出泌知之潛由他徑入史館數宿不敢歸請對自陳上問何官騶導嚴肅都人畏

避有以臺雜對者癸亥命泌為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
知雜事國子學發解舉人別敕差官主之蓋自泌始也
是歲女真首領伊勒錦等上言契丹怒其朝貢中國
去海岸四百里立三柵柵置兵三千絕其朝貢之路于
是航海入朝求發兵與三十首領共平三柵若得師期
即先付本國願聚兵以俟上但降詔撫諭而不為出師
其後遂歸契丹時定安國王子大元因女真使上表後
亦不復至上又以渤海不通朝貢詔女真發兵攻之凡

斬一級賜絹五疋為賞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十三

宋　李燾　撰

太宗

淳化三年春正月丙寅朔朝元殿受朝畢改服通天冠絳紗袍復升坐受羣臣上壽酒三行用雅樂宮懸登歌罷大明殿上壽之禮

諸道貢舉人萬七千三百皆集闕下辛丑命翰林學士

承旨蘇易簡等同知貢舉既受詔徑赴貢院以避請求後遂為常制

乙巳令常參官各舉京官一人充升朝官

丙午令宰相以下至御史中丞各舉朝官一人為轉運使又詔所舉京官除三司三館職事官已升擢者不在薦論其有懷才外任未為朝廷所知者方得奏舉此詔別本在二月壬申今移見舉官下

戊午詔諸道轉運使自今釐革庶務平反獄訟漕運金

穀成績居最及有建置之事果利于民者所在州府軍監每歲終件析以聞非殊異者不得條奏

二月杭州掌庾吏葉彦安等百二十三人欠錢倣日官倉米八十四萬八千四石鹽五萬四百四十六石甲申詔並除之　鹽鐵使魏羽等言諸州茶鹽主吏多負官課請行決罰上曰當案問其實若水旱災沴致官課虧失者非可加刑也帝王者為天下主財爾卿等司計當以公正為心無事割削勿令害民而傷和氣焉

三月戊戌上御崇政殿覆試合格進士先是胡旦蘇易簡王世則梁顥陳堯叟皆以所試先進擢上第由是士爭習浮華尚敏速或一刻數詩或一日十賦將作監丞莆田陳靖上疏請糊名考校以革其弊上嘉納之于是召兩省三館文學之士始令糊名考校第其優劣以分等級内出卮言日出賦題試者駭異不能措詞相率扣殿檻上請會稽錢易時年十七日未中所試三題皆就言者指其輕俊特黜之得汝陽孫何以下凡三百二人

並賜及第五十一人同出身上諭之曰爾等各負志業中我廷選效官之外更勵精文翰勿墮前功也何等旅拜稱謝

辛丑又覆試諸科擢七百八十四人並賜及第百八十人出身就宴錫御製詩三首箴一首進士孫何而下四人皆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餘及諸科授職事州縣官入謝于長春殿上謂宰相曰天下至廣藉羣材共治之今歲登第者又千餘人皆朕所選擇此等但

能自檢清美得替而歸則馴致亨衢未易測也時詔刻禮記儒行篇賜近臣及京官受任於外者并以賜何令為座右之戒初内殿策士例賜御詩以寵之至陳堯叟始易以箴用敦勉勵暨孫何則詩箴並賜時論榮之
史館修撰梁周翰直昭文館安德裕並為考官　詔有司詳定秤法别為新式頒行之先是守藏吏受天下歲輸金帛而太府寺權衡舊式輕重失準吏因為姦上計者坐逋負破産者甚衆又守藏吏更代校計争訟動涉

數載及是監内藏庫劉承珪等推究本末改造法制中
外咸以為便承珪宦者山陽人也
鹽鐵判官左司監韓國華等言倫位諫官兼職計司獨
不得從宴遊願兼領館職乙巳命國華等直昭文館三
司屬官兼直館自國華等始也
辛酉令有司以二月開氷獻羔祭韭先是近代相承用
四月蓋誤以豳詩四之日為今四月也秘書監李至請
改之上曰四月韭長可以苫屋矣何得謂之薦新歟乃

從至請

五月甲午朔御文德殿百官入閤舊制入閤惟殿中省細仗隨兩省供奉官先入陳於庭上以為儀衛太簡命有司更設黄麾仗其殿中省細仗仍舊從新制也 令諸州所上案牘勿得通封轉運使案部所至州縣先録問刑禁

上復命醫官集太平聖惠方一百卷已亥以印本頒天下每州擇明醫術者一人補博士令掌之聽吏民傳寫

壬寅詔御史臺鞫徒以上罪獄具令尚書丞郎兩省給
舍以上一人親往慮問
己酉上以久愆時雨憂形于色謂宰臣曰亢陽滋甚朕
懇禱精至並祀羣望而未獲嘉應者豈非四方刑獄有
冤濫郡縣吏不稱職朝廷政治有所闕乎因遣常参官
十七人分詣諸路按決刑獄是夕雨庚戌宰臣相率稱
賀上曰朕孜孜求理視民如傷内省于心無所負矣而
久愆時雨蓋陰陽之數非朕所憂者憂在獄吏舞文巧

詆訐臣聚歛掊克牧守不能宣布詔條卿士莫肯修舉職業爾李昉張齊賢及賈黄中李沆慙懼拜伏退上表待罪上曰朕之中心茍有所懐即欲與卿等言之既言之即無事矣然中書庶務卿等尤宜盡心也昉等復上表稱謝焉實録别本昉傳有昉等所上表及太宗答詔正傳皆無之今亦不載

辛亥置理檢院命右正言知制誥錢若水領之復唐制也至道三年罷不得其月附五月末

甲寅始命增修秘閣

六月甲申有蝗自東北來蔽天經西南而去上謂宰相曰朕素不識此蟲羣飛而過其勢甚盛必恐害及田稼朕憂心如擣亟遣人馳詣所集處視之卿等何策可去悉對曰蟲螟因旱乃生頻雨則不能飛為災與否亦繫歲時聖心焦勞憂念黎庶固當感通天地臣等職在燮調伏增慚懼是夕大雨蝗盡殪寶訓載聖語于二年然二年蝗未嘗過京師也今從實録寶訓稱呂蒙正而三年蒙正已罷相故改其名 時京畿大穰物價至賤

辛卯分遣使臣于京城四門置場增價以糴令有司虛

近倉以貯之命曰常平以常參官領之俟歲飢即減價糶與貧民遂為永制

秋七月壬辰朔置三司都勾院命右諫議大夫張佖判之

乙巳太師贈尚書令真定忠獻王趙普卒先是普遣親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宫致禱神為降語曰趙普開國忠臣久被病亦寃累爾寃累葢指涪陵悼庶人也潛還普力疾冠帶出中庭受神語涕泗感咽且言涪陵自作不

靖故抵罪豈當咎余但願速死血面論於幽冥以直之
是夕卒己酉上聞訃悲悼謂近臣曰普事先帝與朕最
為故舊能斷大事向與朕嘗有不足衆人所知朕君臨
以來每待以殊禮普亦傾竭自効盡忠國家社稷臣也
聞其喪逝悽愴之懷不能自已因出涕左右皆感動遣
右諫議大夫范杲攝鴻臚護喪事葬日設鹵簿鼓吹如
式二女皆笄普妻和氏言願為尼上再三諭之不能奪
皆賜以名號又親撰神道碑書以賜焉按神道碑普以七月十四日卒

十四日乙巳也已酉十八日上始聞訃耳

八月壬戌朔秘閣成秘書監李至上言願比玉堂之署賜以新額戊辰御飛白書秘閣二字賜之仍詔宰相樞密使與近臣就觀置宴閣下直館閣官皆與又賜詩以美其事　詔徵終南山隱士种放辭以疾不至放七歲能屬文沈默高潔與其母偕隱豹林谷中以講習為業學者多從之得束脩以奉母母亦樂道薄滋味善辟穀會陜西轉運使宋維幹言放才行詔使徵之其母恚曰

常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為果為人知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遂稱疾不起其母盡取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跡罕至上喜其髙節詔京兆府歳時存問以錢三萬賜之不奪其志談苑載放事與國史不同今從國史

戊子詔杭州民二千五百四十九人共欠錢𢄔日息錢六萬八千八百餘貫並釋之

九月壬辰詔以今年十一月冬至有事于南郊　鹽鐵

副使謝泌嘗升殿奏事上謂之曰大凡居職不可不勤朕每見殿廷兵卒能剩掃一席地剩汲一瓶水必記其名也寶訓稱端拱初泌為鹽鐵判官因奏事上有此語年號與官名皆誤也然不知此語的在何時泌自鹽鐵換度支乃甲午日今附見此日後

乙卯馬步軍都頭保州刺史呼延贊出為冀州兵馬總管贊太原人驁悍輕率自言受國恩誓不與契丹同生文其體為赤心殺契丹字至于妻子僕使同爨皆然鞍韉器用什物亦刺繡朱墨為之後復與諸子别刺文曰

出門忘家為國臨陣忘死為主又作降魔杵破陣刀鐵折上巾兩旁有刃皆重數十斤乗騅馬絳抹額北征時上惡其詭異惑衆欲斬之得免至是言於上曰臣服飾詭異所至觀者必衆壅遏願敕州縣遣卒遮迾清道上笑而不許賛至屯或言其無統御才改遼州刺史既又以不能治民復召入為都軍頭領扶州刺史復為都軍頭在五年

七月己未

今并書之

丙辰羣臣奉表加上尊號曰法天崇道明聖仁孝文武

上曰但時和歲豐萬姓阜康朕之願也溢美之號亦何
尚焉凡五上表終不許
己未上幸秘閣觀書賜從臣及直館閣官飲既罷又命
皇城使王繼恩召馬步軍都虞候傅潛殿前都指揮使
戴興等宴飲縱觀羣書上意欲使武將知文儒之盛也
據職官志會要淳化四年始置昭宣使此時未也
繼恩但為皇城使爾實錄并藝文志皆誤今改之
冬十月癸亥秘書監李至言願以上草書千文勒石上
謂近臣曰千文蓋梁得鍾繇破碑千餘字周興嗣次韻

而成詞理無可取孝經乃百行之本朕當自為書之令勒于碑陰因賜至詔諭

戊寅詔諸道知州通判釐務京朝官令録判司簿尉等有治行尤異吏民畏服居官廉恪涖事明敏闗訟衰息倉廩盈羡寇盜翦滅部内肅清者委本道轉運使以名聞並驛置赴闕親問朕其旌賞之反此者亦具奏當行貶斥

上慮中外官吏清濁混淆莫能甄别壬午命户部侍郎

王沔度支副使謝泌秘書丞王仲華同知京朝官考課吏部侍郎張宏户部副使高象先膳部員外郎范正辭同知幕職州縣官考課號曰磨勘院又命左賛善大夫魏廷式與樞密都承旨趙鎔李著同校三班院殿直以上功過仲華巴蜀人象先虞城人廷式宗城人著東明人也

十一月己亥開封尹許王元僖早朝方坐殿廬中覺體中不佳遂不入謁徑歸府車駕遽臨視疾已亟上呼之猶能應少選薨年二十七上哭之慟左右皆不敢仰視

追贈太子諡曰恭孝詔以將有事于南郊前十日而許
王甍按禮天地社稷之祀並不廢縁親謁太廟恐非便
集公卿議之吏部尚書宋琪等上奏請以來年上辛合
祭天地從之
初王沔罷政歸私第會中書小吏犯罪發事連中書因
有奏毀沔者上語之曰呂蒙正有大臣體王沔甚明敏
毀者懟而退于是上欲甄別官吏能否故命沔同知京
朝官考課所奏條目尤細碎不識大體視士君子猶卒

伍胥吏設關格以防之物論甚譁而沔自謂直清因結人主求再入庚子沔視事省中暴得風眩疾舁歸第卒上嗟惜之優詔贈工部尚書

恭孝太子元僖性仁孝姿貌雄毅沈静寡言尹京五年政事無失上尤所鍾愛及薨追念不已或悲泣達旦不寐作思亡子詩以示近臣未幾人有言元僖為嬖妾張氏所惑專恣捶僕妾有至死者而元僖不知為張氏于都城西佛寺招魂葬其父母僭差踰制又言元僖因誤

食他物得病及其宮中私事上怒命縊殺張氏捕元僖左右親吏繫獄令皇城使王繼恩驗問悉決杖停免掘燒張氏父母冢墓親屬皆竄遠惡丙辰詔罷冊禮但以一品鹵簿塟焉真宗即位始詔中外稱太子之號張唐英冦準傳云冦準通判鄆州得召見太宗謂曰知卿有深謀遠慮試與朕決一事令中外不驚動此事已與大臣議之矣準請示其事太宗曰東宮所為不法他日必有桀紂之行欲廢之則東宮亦自有兵甲恐因而召亂準曰請某月日令東宮于某處攝行禮其左右侍衛皆令從之陛下搜其宮中果有不法之器俟還而示之隔下左右勿令入而廢之一黃門力爾太宗以為然及東宮出因搜其宮中得淫刑之器有剜目挑筋摘舌等物還而

示之東宮伏罪遂廢之選立章聖為太子自是太宗眷注益厚按凖淳化三年已為樞密副使元僖既死太宗愛始衰元僖無恙時固未嘗建東宮不知唐英何所據誣謗特甚今不取遥刑事盖因楚王元佐已見雍熙二年九月

禮儀使蘇易簡上言曰伏以聖朝親祀圜丘以宣祖侑神作主此則符聖人大孝之道成嚴父配天之儀恭惟太祖皇帝光啓丕圖恭臨大寳以聖授聖傳于無窮謹案唐永徽中以高祖太宗同配上帝望將來親祀郊丘奉宣祖太祖同配其常祀孟春祈穀孟冬神州季秋大享以宣祖崇配冬至圜丘夏至皇地祇孟夏雩

祀以太祖崇配詔從之本志云易簡正月上言期太迫今移入此年末　置勾當馬步軍專勾司官各一人從户部使樊知古請也尋合兩司為一合為一司在五年今并附此　分左藏庫為左右藏各二庫右藏受之左藏給之俟右藏既盈即復以給曰錢曰金銀曰匹帛凡六庫更為給受明年仍𢇁右藏入左藏分為四庫曰錢曰金銀曰絲綿曰生色匹帛雜色匹帛至道元年六月可考吕端云云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十四

宋 李燾 撰

太宗

淳化四年春正月庚寅朔親饗太廟

辛卯合祭天地於圜丘以宣祖太祖升配大赦天下度支副使謝泌條上郊祀賞給軍士之數上曰朕愛惜金帛止備賞賜爾泌因曰唐德宗朱泚之亂後唐莊宗馬

射之禍皆賞軍不豐所致今陛下躬御菲薄賞賜優厚真歷代王者之所難也

二月上以江淮兩浙陝西比歲旱灾民多轉徙頗恣攘奪抵冒禁法己卯遣工部郎中直昭文館韓授考功員外郎直秘閣潘慎修等八人分路廵撫所至之處宣達朝旨詢求物情招集流亡俾安其所導揚壅遏使得上聞案决庶獄率從輕典有可以惠民者悉許便宜從事官吏有罷軟不勝任苛刻不撫下者上之詔令有所未

便亦許條奏

丙戌以磨勘京朝官院為審官院幕職州縣官院為考課院時金部員外郎謝泌言磨勘之名非典訓也故易之

朝廷自克平諸國財力雄富然聚兵京師外州無留財天下支用悉出於三司故費浸多上孜孜庶務或親為裁處必以愛民惜費為本戊子有司言油衣帟幕破損者數萬段欲毀棄之上令煮浣染以雜色刺為旗幟數

千以示宰相李昉等奏曰陛下萬幾之外聖智高遠事無大小咸出意表天生五材陛下兼而用之物有萬殊陛下博而通之雖在細微無所遺棄固非臣等智慮所及　先是左司諫張觀因對言揚州民多闕食請格殘稅上曰近已免貧下民秋稅何爲復有理納觀曰細民多姦猾或以佃户託名貧下僥倖蠲減惟實貧下者尚有殘欠上再三歎息曰兩稅蠲減朕無所惜若實惠及貧民雖每年放却亦不恨也令州縣城郭之内則兼并

之家侵削貧民田畝之間則豪猾之吏隱漏租賦虛上逃帳此甚弊事安得良吏為朕規制使無惠姦無斂貧稱朕之意乎寶訓載此事云在淳化中今附見三月辛亥詔書然觀方置制茶鹽又知黃州恐此時又不在於朝矣故以先是而別之

三月辛亥詔諸道知州通判限一月具如何均平稅賦招輯流亡惠卹孤窮窒塞姦倖及民間未便等事共為一狀附疾置以聞他有所見聽別上疏論別委中書舍人詳定可否若可採取當議旌酬苟務因循必申懲

責

初何承矩至滄州即建屯田之議上意頗嚮之既而河朔頻年霖雨水潦河流湍溢壞城壘民舍處處蓄為陂塘妨民種藝於是承矩請因其勢大興屯田種稻以足食會臨津令黃懋亦上書請於河北諸州興作水田懋自言閩人本鄉風土惟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陂塘甚多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內公私必獲大利因詔承矩往河北諸州察視復奏如懋言

壬子以何承矩爲制置河北緣邊屯田使內供奉官閤承翰殿直段從古同掌其事以黄懋爲大理寺丞充判官發諸州鎮兵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覇州平戎破虜順安軍興堰六百置斗門引淀水灌溉初年稻值霜不成懋以江東晚霜稻常九月熟河北霜早又地氣遲一月不能成實江東早稻以七月熟即取其種課令種之是年八月稻熟始承矩建水田之議沮之者頗衆又武臣亦恥於營葺佃作既而種稻又不熟羣議益甚幾

罷其事及是承矩載稻穗數車遣吏部送闕下議者乃息自是葦蒲蠃蛤之饒民賴其利實錄於是月甲午先載承矩上言即命大作水田及壬子乃以承矩爲制置使懋爲判官按上得懋書又令承矩按視承矩復奏然後施行恐甲午日未有大作水田之命也今並從本志甲午初六日壬子二十四日

成德節度使田重進改授永興軍節度使上謂陝西轉運使鄭文寶曰重進先朝宿將宣力於國卿宜善待之文寶再拜奉詔始上在藩邸憐重進忠勇嘗令給以酒炙重進不肯受使者曰晉王賜汝汝安得拒重進曰我止知有陛下卒不受

上嘉其質直故終始委遇又以涪王女長壽縣主適其子守信焉重進從鎮永興據百官表在三月不得其日　詔大理寺所詳決案牘即以送審刑院勿復經刑部詳覆　詔銓司舊擇歷任無殿累者注司法參軍自今許參注有公累者

詔權停貢舉

夏四月有司調退材給東窑務為薪上遣使閱視擇其可為什物者作長床數百分賜宰相樞密三司使因謂李昉曰此雖甚微碎然山林之木取之極勞民力乃以

供爨亦可惜也昉曰古人以竹頭木屑皆可充用正在於此唯慚臣下不克盡副天心耳

五月甲午詔諸道轉運副使知州通判知軍監等各於所部見任幕職州縣官内舉吏道通明及儒術優茂者各一人

壬寅上謂宰相李昉等曰朕孜孜聽政所望日致和平而在位之人始未進用時皆以管樂自許既得位乃競為循默曽不為朕言事朕日夕焦勞略無寧暇臣主之

道當如是耶昉等惶懼拜伏上曰事有未至與卿等言之亦上下無隱爾

丙午張洎赴翰林上謂近臣曰學士之職清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嘗恨不得為之故事上日有敕設及弄獮猴之戲久罷其事然亦非宜令教坊有雜手伎跳丸蔵珠之類當令設之仍詔樞密直學士呂端劉昌言及知制誥柴成務等預會

丁未廢京朝官差遣院令審官院總之翰林學士錢若

水樞密直學士劉昌言同知審官院考覆功過以定升降皆其職也又以判流内銓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虞部員外郎知制誥王旦等同兼知考課院凡常調選人流内銓主之奏舉及歷任有殿累者考課院主之并吏員而省司局議者咸以為當從易簡之請也呂蒙亨引對上謂判銓王旦曰此人于兄弟中最優蒙正何以不言旦曰蒙亨文學政事俱其所長即授光禄寺丞此據呂蒙正傳事在至道初今附注俟考蒙亨已見雍熙二年

戊申詔罷鹽鐵度支户部等使三司但置使一員判官

六員推官三員三部勾院但置判勾官一員判官一員其屬吏並仍舊貫處分符牒並令判官推官通署頒行三司使但於案檢署字從殿中丞馬應昌之議也　以鹽鐵使魏羽判三司　初京西轉運副使虞部員外郎祁人盧之翰建議以潩水泛溢侵許州民田請自長葛縣開河導潩水分流合于惠民河於是役成之翰以勞加户部員外郎為陝西轉運使本志在淳化二年今從之翰本傳因遷官乃書之

六月壬申宣徽北院使知樞密院事張遜責授右領軍衛將軍左諫議大夫同知院事寇準罷守本官遜素與準不協數爭事上前上將罷之他日準與溫仲舒同出禁中歸私第道逢狂人迎馬首呼萬歲右羽林大將軍判左金吾王賓故與遜俱事晉邸遜嘗保舉賓雅相厚善又知遜與準有隙因奏言民迎準馬首呼萬歲既而遜等奏事上詰之準自辨云實與仲舒同行而遜令賓獨奏臣遜執賓奏斥準辭意甚厲因互發其私上怒故

貶遜而罷準僧贊寧作王得一行狀云堂吏藉允叔者受朝旨沙汰年高選人七十以上當授散官有唐州團練判官掌宣與允淑有憾宣年始三十五被允淑夾帶高年輩中奏名授宣為唐州司馬宣與僧法燈素友善以此事為訴法燈夙承公厚眷一日言此不平於公公令法燈引至具得見黜之由公奏聞太宗令中使尋訪名而賜對仍令上殿俯邇天顏問其被抑之故面轉著作郎復賜錢百萬宣諭為壓驚之既授大理法直官送允淑御史臺鞫問所因允淑路由本地給其押者言畧入見家人輩押者令入允淑得便遂自刎卒太宗疑及參政寇準出準為青州守其信用皆如此類按準罷政乃緣狂人山呼與得一行狀不同當考

以涪州觀察使柴禹錫為宣徽北院使知樞密院事樞密直學士劉昌言為右諫議大夫同知院事右諫議

大夫樞密直學士呂端守本官參知政事昌言驟膺大用不爲時望所歸或短之于上前且言其詞語難曉上曰惟朕能曉之

甲戌尚書省重定內外官參集儀制及比視品秩以聞詔付有司頒行

戊寅命左諫議大夫魏庠司封郎中知制誥柴成務同知給事中事凡制敕有未便宜准故事封駮以聞所下制敕悉具編次事當舉行者條奏之從左諫議大夫魏

羽之請也

先是上急名廣南轉運使向敏中歸闕推工部郎中一日御筆飛白書敏中及虞部郎中鄄城張詠姓名付宰相曰此二人名臣也朕將用之左右因稱其材秋七月

己酉並命為樞密直學士

庚戌雍丘縣尉武程上疏願減後宮嬪嬙上謂宰相曰程疎遠小臣不知宮闈中事内庭給使不過三百人皆有掌執不可去者卿等固合知之朕以濟世為心視妻

妄似脫屣耳恨未能離世絕俗追蹤羨門王喬必不學秦皇漢武作離宮別館取良家子以充其中貽萬代譏議李昉曰陛下躬履純儉中外所知臣等家人皆預中參備見宮闈簡約之事程微賤輒陳狂瞽宜黜削以懲妄言上曰朕曷嘗以言罪人但念程不知耳

八月丙辰朔上草書宋玉大言賦賜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易簡因擬作大言賦以獻上覽賦嘉賞手詔襃之易簡直禁中以水試欹器屬小黃門宣事見之因密奏

而不識其名及曉朝上曰卿所玩得非欹器耶易簡曰然乃江南徐遊所作即取至便坐上親較試再三嗟賞易簡進曰臣聞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慎終如始固萬世基業則天下幸甚

通進銀臺使舊隸樞密院使凡内外奏覆文字必關二司然後進御外則内官及樞密院吏掌之内則尚書内省籍其數以下有司或行或否得緣而為姦禁中莫知

外司無糾舉之職樞密直學士向敏中初自嶺南名還即上言通進銀臺司受遠方䟽多不報恐失事幾請別置局署命官專涖較其簿籍以防壅遏上嘉納之癸酉詔以宣徽北院廳事為通進銀臺司命敏中及張詠同知二司公事凡內外奏章案牘謹視其出入而勾稽焉月一奏課事大小不敢有所留滯矣發敕司舊隸中書尋令銀臺司兼領之

戊寅詔宰相參知政事樞密使副使翰林樞密直學士

丞郎兩省給舍以及三司判勾各於京朝官内舉廉勤强幹明於錢穀堪任三司判官者各一人其現任轉運使副及年齒衰邁者不在稱舉之限

初黄州團練副使王禹偁量移觧州因左司諫吕文仲巡撫陜西疏言父老求徙東土上即詔禹偁還朝己卯授左正言謂宰相曰禹偁文章獨步當世然賦性剛直不能容物卿等宜召而戒之尋命直昭文館

九月乙巳以給事中封駮隷通進銀臺司應詔勑並令

樞密直學士向敏中張詠詳酌可否然後行下時泰寧節度使張永德為并代都部署有小校犯法永德笞之至死詔按其罪詠封還詔書且言永德方任邊寄若以一小校故摧辱主帥臣恐下有輕上之心不從未幾果有營兵脅訟軍候者詠復引前事為言上改容勞之丙午詔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給事中陳恕左諫議大夫魏庠冦準右諫議大夫趙昌言起居舍人知制誥呂祐之等於幕職州縣官中各舉堪任京官者二人左司

諫呂文仲等九十七人各舉堪任五千戶以上縣令者二人時天下富庶上勵精求治聽政之暇盡索兩省兩制清望官名籍閱朝士有德望者悉令舉官至祐之名熟視良久宰相因言祐之前舉東野日宣無狀上曰此正可令贖前過耳遂以祐之預焉

是秋自七月初雨至是不止泥深數尺朱雀崇明門外積水尤甚往來浮䑶筏以濟壁壘廬舍多壞民有壓死者物價湧貴近向秋稼多敗流移甚衆陳賴宋毫間盜

賊羣起商旅不行上以陰陽愆伏罪由公府切責宰相李昉及參知政事賈黄中李沆曰卿等盈車受俸豈知野有餓殍乎昉等慚懼拜伏黄中出語人曰當時但覺宇宙小一身大恨不能入地耳此據談苑不及吕端豈以端新預政久兩非其罪耶

冬十月庚申尚書左丞張齊賢出知定州齊賢自言母孫氏年八十五抱羸疾不願離左右上憫然許之齊賢在相位時母入謁禁中上歎其壽考有令子多賜手詔

存問别加錫與搢紳以爲榮齊賢尋遭母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自是日啖粥一器終喪止食脫粟飯

先是大名府豪民有峙芻茭者將圖厚利誘姦人潛穴河隄仍歲決溢知府事趙昌言識其故一日隄吏告急昌言命徑取豪家㸑積以給用由是無敢爲姦利者屬河決澶州西北流入御河漲溢浸府城昌言率卒負土填數不及千乃索禁旅佐其役或偃蹇不進昌言怒曰府城將墊人民且溺汝輩食厚禄欲坐觀耶敢不從命

者斬衆股栗趨事不浹辰而城完上聞而嘉之壬戌降璽書奬諭　自端拱以來諸州司理叅軍皆上躬自選擇民有詣闕稱寃者立遣臺使乘傳案鞫數年之間刑罰清省矣諸路提㸃刑獄司未嘗有所平反上以爲徒增煩擾罔助哀矜詔悉罷之歸其事於轉運使　詔審官院自今京朝官未歷州縣者不得任知州通判從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之請也

辛未右僕射平章事李昉給事中參知政事賈黄中李

沆左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溫仲舒並罷守本官先是上名翰林學士張洎草制授昉左僕射罷平章事洎上言曰昉因循保位近霖霪百餘日陛下焦勞惕慮憂形於色昉居輔相之任職在燮理隂陽乖戾如此而昉宴然自若無歸咎引退之意矧中臺僕射之重百僚師長右減於左位望輕重不侔因而授之何以勸人臣之盡節宜加黜削以儆具臣上以昉耆舊不欲深譴但令罷守本官制詞仍以久壅化源深辜物望責之黄中謙

厚廉潔習知臺閣政事後進知名士多出其門然在中書畏慎過甚政事頗稽留不決時論弗許之　是日以吏部尚書呂蒙正守本官平章事蒙正初爲相時金部員外郎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言於上曰紳洛中豪家安肯受賕乃蒙正未第時匄索於紳不能如意文致其罪耳上即命復紳官蒙正終不自辨未幾罷相會考課院得紳舊事實狀乃黜之於是蒙正復爲相上謂曰張紳果實犯贓蒙正亦不謝　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爲給

事中參知政事易簡外若坦率中有城府由知制誥為學士年未滿三十在翰林八年特受人主之遇㝡絶倫等或一日至三名見李昉後入在易簡下及先參政乃以易簡為承旨錫賚與參政等上意欲遵舊制遂正台席且俟稔其名望而易簡以親老急於進用因名見頗言時政闕失沆等罷即命易簡代之易簡母薛氏入禁中上命之坐問何以教子遂成令器對曰幼則束以禮讓長則訓以詩書上顧左右曰今之孟母也非此母不

生此子矣　是日又以樞密都承旨趙鎔為宣徽北院使樞密直學士向敏中為左諫議大夫並同知樞密院事敏中自廣南召還當塗者忌焉會有言敏中在法寺時國子博士皇甫侃監無為軍榷務以贓敗發私書歷詣朝貴求末減敏中亦受之事下御史具實嘗有書及門敏中覩其名不啟封遣去俄捕得侃私童訊之云其書尋納箭中瘞臨江傳舍馳驛掘得封識如故上大驚異召見慰諭厚加賞激遂決意登用與鎔俱命焉鎔等

入謝上曰黄中等以循黙守位故罷謫垂淚叙謝朕亦
為之悽然昔周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人臣事主可不
念此以保終始古人尚欲立功名於亂世况盛世乎卿
等宜各戮力以副超擢黄中等以循黙守位故罷據别本實録
壬申以左諫議大夫寇準出知青州上顧準厚既行念
之常不樂語左右曰寇準在青州樂否對曰準得善藩
當以為樂也累數日輙復問左右對如初其後有揣帝
且復名用準者因對曰陛下思準不少忘聞準日置酒

縱飲未知亦念陛下否上默然

丁丑以右諫議大夫知大名府趙昌言為給事中參知政事令乘疾置以入即赴中書視事時京城連雨昌言請廐馬分布外郡以就秣言事者或以盛秋備邊馬不可闕昌言曰塞下積水瀰漫必無南牧之患乃從其議是歲邊亦不動

虞部員外郎知制誥王旦趙昌言女壻也昌言既參政旦以官屬當避嫌引唐獨孤郁權德輿故事辭職上重

其識癸未命為禮部郎中集賢院修撰及昌言罷乃復命旦知制誥　翰林學士張洎知吏部選事嘗引對選人上顧之謂近臣曰張洎富有詞藻至今尚苦心讀書江東士人中首出也然搢紳當以德行為先苟空恃文學亦無所取呂蒙正曰裴行儉不取楊王盧駱正為其無德行爾德行為先誠如聖諭　京畿民牟暉擊登聞鼓訴家奴失豭豚一詔令賜千錢償其直因語宰相曰似此細事悉訴於朕亦為聽決大可笑也然推此心以

臨天下可以無寃民矣王得臣塵史誤以此事為太祖朝今從國史志按别本實録繫之九月朔

閏十月己亥上謂宰相曰朕甞聞孟昶在蜀日亦躬親國政然於刑獄之事優游不斷錯用其心每有大辟罪人臨刑之時必令人偵伺其言茍一言稱屈者即移司覆勘至有三五年間遲留不決者以為夏禹泣辜竊欲倣之而不明古聖之㫖朕歴覽前書必深味其理蓋大禹止能行王道自悲不及堯舜致人死法所以下車而

泣犯罪之人苟情理難恕者朕固不容爾參知政事蘇易簡趙昌言對曰臣等俱曾於江南効官聞李煜有國之日亦如此每夏則與罪人張紗幮以禦蚊蚋冬則給與衾被慾其晏眠遂至滋蔓淹延以爲矜恤如犯大辟者仍令衙士然燈以卜之苟數日間燈不滅者必移司勘劾恐其寃枉至有冬月罪人戀其温燠而不願疎放者上笑曰庸暗如此不亡何待

丙午上曰清淨致治黄老之深旨也夫萬務自有爲以

至於無爲無爲之道朕當力行之至如汲黯臥治淮陽宓子賤彈琴治單父此皆行黄老之道也參知政事呂端等對曰國家若行黄老之道以致昇平其效甚速宰臣呂蒙正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撓之則潰民撓之則亂今之上封事議制置者甚多陛下漸行清靜之化以鎭之上曰朕不欲塞人言狂夫言之賢者擇之古之道也

十一月甲寅朔日南至御朝元殿受朝

上孜孜為治每旦御長春殿受朝聽政罷即御崇政殿
決事比至日中尚未御食己未金部員外郎謝泌上言
請自今前殿聽政畢且進食然後御便殿决事上不答
既而謂宰相曰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此自
有故事然泌此奏亦臣子愛君之忠也又嘗謂左右曰
寸陰可惜苟終日為善百年之内亦無幾耳可不勉乎
上謂侍臣曰朕自即位以来用師討伐盖救民於塗
炭若好張皇誇耀窮極威武則天下之民幾乎磨滅矣

宰相吕蒙正對曰前代征遼人不堪命隋煬帝全軍陷沒唐太宗躬率羣臣運土填塹身先士卒終無所濟上曰煬帝昏暗誠不足語唐太宗猶如此何失策之甚也且治國在乎修德耳四夷當置之度外朕往歲既克并汾觀兵薊北方年少氣鋭至桑乾河絶流而過不由橋梁往則奮鋭居先還乃勒兵殿後静而思之亦可為戒蒙正曰兵者傷人匱財不可屢動漢武帝及唐太宗俱英主然用兵皆不免於悔為後世非笑陛下及其未有

悔也而早辯之較二王豈不遠哉上曰朕每議興兵皆不得已古所謂王師如時雨蓋其義也今亭障無事但當修德以懷遠此非清静致治之道耶蒙正曰古者以簡易治國者享祚長久陛下崇尚清静實宗社無疆之休也此段據別本實録并寶訓及富弼所撰呂蒙正神道碑刪修中國安静四夷自歸按蒙正本傳實蒙正語而寶訓乃屬之趙安仁清静致治按別本實録亦蒙正語而寶訓乃屬之呂端今並不取咸平五年六月蒙正復有此對

丁卯宴羣臣於長春殿以武寧節度使曹彬來朝勞之

也詔翰林學士錢若水樞密直學士張詠並赴宴舊制每命將帥出征還勞宴於便殿當直翰林學士文明樞密直學士皆預坐開寶中梁迥爲閤門使白太祖曰陛下宴犒將帥安用此輩遂罷之至是始復從參知政事蘇易簡之請也易簡又言故事皇帝御丹鳳樓翰林學士承旨得升樓之西南隅自令御樓肆赦望令與樞密使侍立御榻之側亦從之易簡數振舉翰林中故事前爲承旨時上待若賓友及參大政每見上不復有欵接

之意但嚴顏色責吏事而已易簡乃悔其求進之速也
十二月壬辰上謂宰相曰周太祖爲人多任權詐以胥
吏之行圖帝王之位安能享國長久如史肇出於行伍
專事殺害復更稔之爲非將赴大名乃謂肇曰兄處於
内余處於外則朝廷安如泰山矣朝廷密議肇一一録
報以此窺伺漢室可謂姦雄吕蒙正曰昔陳平佐漢之
功雖高然以多用陰謀自亦悔之隋文帝陰以賄遺人
尋發其罪則知居心陰忍不保其後故平則嗣絶隋亦

祚促上然之　初殿中丞華陽梁鼎知吉州民有蕭甲者豪猾爲民患鼎暴其凶狀杖脊黥面徙遠郡上賞其强幹代還賜緋魚舊例當給銀寶瓶帶上特以犀帶賜之且記其名於御屏於是爲三司右計判官上疏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堯舜所以得賢人而化天下也三代而下典章尚存兩漢以還沿革可見至於唐室此道尤精有考功之司明考課之令下自簿尉上至宰臣皆歲計功過較定優劣故得人思勵激績效著聞化

及烝黎和氣自洽五代以兵革相繼禮法陵夷顧惟考課之文只拘州縣之輩黜陟既怠名存實亡且夫今之知州古之刺史雖有審官之例絕無考績之條強明者無以自言庸懦者得以為隱治狀顯著朝廷不知方畧蔑聞任用如故既失懲勸之理寖成茍且之風致水旱荐臻訟獄盈溢望天下之承平豈可得耶伏惟陛下特詔有司申明舊典或條目未備即隨事增修庶幾官得其人民受其賜上嘉納之鼎傳云淳化中上此疏然今年二月始改磨勘院曰審官

鼎疏言及審官則必不在二月以前既無可考附見年末鼎爲右計判官實今年十月甲戌

詔舊制選人年六十不任川陜廣南官或有非本土人而願者聽之　先是緣江多盜詔以内殿崇班楊允恭督江南水運時因捕寇黨行及臨江軍擇驍卒挐輕舟伺下江賊所止夜發軍出城三鼓遇賊百餘拒敵久之悉梟其首又趨通州境上躡海賊賊繫衆舟張幕發勁弩短礮允恭兵刃所向多爲幕所縈礮中允恭右肩流血及袖容色彌壯徐遣善泅者以繩連鐵鉤散擲之壞

其幕士卒爭進賊赴水死者大半擒數百人自是江路無剽掠之患以功轉洛苑副使管勾江淮兩浙都大發運擘劃茶鹽捕賊事賜紫袍金帶錢五十萬先是三路轉運使各領其職或廪庾多積而軍士舟檝不給雖以官錢雇丁男挽舟而土人憚其役以是歲上供米不過三百萬允恭盡籍三路舟卒與所運物數令諸州擇牙吏悉集允恭乃辨數授之江浙所運止于淮泗由淮泗輸京師行之一歲上供者六百萬據會要允恭往江淮管勾般運茶鹽糧帛

乃淳化四年事今附見年末官銜則依本傳所載會要又于至道元年七月書以江淮兩浙都大發運兼捉賊擘劃茶鹽楊允恭為江淮兩浙發運使兼捉賊制置茶鹽公事然則本傳所載官銜蓋得其實而會要先所稱管勾般運茶鹽糧帛者乃但舉其畧爾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十五至三十九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馮克翠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十五

宋 李燾 撰

太宗

淳化五年春正月甲寅朔上製元旦除夕詩各二章賜近臣俾之屬和翰林學士張洎上表觧釋詩意凡數千言上甚悅命宰相召至中書奬諭 先是上謂翰林學士韓丕白卿昔在嵩陽當時輩流頗有遺逸否丕以田

誥及楊朴萬適對上悉令召之詔下而誥卒朴至對於
便殿不願仕進上賜以束帛與一子出身遣還鄉適最
後至公車拒之不得見寓居京師半年幾至寒餓丕時
已罷翰林因為上言其事即日命適為梁縣主簿始受
命太醫趙自化怪其色變為診脉曰君將死矣適猶勉
赴朝謝舉止山野人皆笑之後數日果卒朴莆田人適
宛丘人俱以歌詩得名自化洛陽人也　上語蒙正曰
夫否極則泰來物之常理晉漢兵亂生靈凋喪殆盡周

祖自鄭南歸京城士庶皆懽抃奪下則火光上則彗孛
覩者恐慄當時謂無復太平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
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
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常見都城外不
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未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
蒼生之幸也上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咸多其
亢直他日上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
者蒙正退以名上上不許他日又問復以前所選對上

亦不許他日又問益急蒙正終不肯易其人上怒投其手奏于地曰何太執耶必為我易之蒙正徐對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爾因固稱其人可使餘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府皆惕息不敢動蒙正搢笏俛而拾其書徐懷之而下上退謂親信曰是翁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蒙正所選後命大稱旨上于是益知蒙正能任人而嘉其有不可奪之志此二事並據富弼所作蒙正神道碑別本寶訓以此皆李昉語乃至道元年正月壬戌又載呂端蘇易簡對答與此不同今不取

初右諫議大夫許驤知成都府及還言于上曰蜀土久安其民流竊易擾願謹擇忠厚者為長吏使鎮撫之時東上閤門使呉元載實代驤為成都元載頗尚苛察民有犯法者雖細罪不能容又禁民游宴行樂人用胥怨王小波起為盗元載不能捕滅于是東上閤門使郭載受命知成都行至梓州有日者潛告載曰成都必陷公往亦當受禍少留數日則可免載怒曰天子詔吾領方面阽危之際豈敢遷延遂行先是李順引衆攻成都燒

西郭門不利去攻漢州彭州戊午已未兩日連陷之載既入城賊攻愈急已已城陷載與運使樊知古斬關而出帥餘衆奔梓州李順入據成都僭號大蜀王改元曰應運遣兵四出侵掠北抵劍閣南距巫峽郡邑皆被其害焉

靈州及通遠軍皆言趙保吉攻圍諸堡寨侵掠居民焚積聚上聞之怒曰保吉叛涣砂磧中十年矣朝廷始務含容賜以國姓授以觀察使賜予加等俸入優厚仍通

其關市又以綏宥州委其弟兄可謂恩寵俱隆矣乃敢如是朕今決意討之癸酉命馬步軍都指揮使李繼隆為河西兵馬都部署尚食使尹繼倫為都監以誅保吉

上始聞李順攻劫劍南諸州命昭宣使河州團練使王繼恩為西川招安使率兵討之軍事委繼恩制置不從中覆諸州繫囚非十惡真賍悉得以便宜決遣實録及會要並於此下即書以張詠知成都按成都記及他書詠至成都乃今年九月繼恩出師知成都當郭載死雷有終代之詠又代有終者實録會要皆誤矣實録既於此下即書詠知成都四月辛丑又書張詠知封駮司按此

則其誤明甚然詠知封駮亦在前矣此豈申命耶按宋祁所作墓銘韓琦所作碑乃是春除既而留不行及秋乃令赴任

吏部尚書宋琪上書言邊事曰臣頃任延州節度使判官經涉五年雖未嘗躬造夷落然常令蕃落將和斷公事歲無虛月敵人之事熟於聞聽大約党項吐蕃風俗相類其帳族有生熟戶接連漢界入州城者謂之熟戶居深山僻遠橫過寇畧者謂之生戶其俗多有世讎不相往來遇有戰鬭則同惡相濟傳箭相率其從如流雖各有鞍甲無魁首統攝並皆散漫山川居常不

以為患党項界東自河西銀夏西至靈鹽南距鄜延北連豐會厥土多荒隙是前漢呼韓所處河南之地幅員千里從銀夏泊青白兩池地惟沙磧俗謂平夏拓拔蓋蕃姓也自鄜延以北地多土山柏林謂之南山葉勒蓋冠族之號也從延州入平夏有三路一東北自豐林縣葦子驛至延州縣接綏州入夏州界一正北從金明縣入蕃界至蘆門四五百里方入平夏是夏州南界一西北歷萬安鎮經承安城出洪門至宥州四五百里是夏

州西界我師如入夏州之境宜先招到接界熟户使為鄉道其強壯有馬者令去官軍三五十里踏白先行緣此三路土山栢林溪谷相接而復隘陿不得成列躡此嚮導踏白可使步卒多持弓弩槍鏂隨之三二千人登山偵邏俟見坦途寧靜可傳號勾馬遵路而行我皆嚴備保無虞也長興四年夏州李仁福死有男彛超擅稱留後當時詔延州安從進與李彛超換鎮彛超據夏州固不奉詔朝廷命邠州藥彥稠揔兵五萬送從進赴任

時頓兵城下議欲攻取軍儲不繼遽命班師而振旅之時不能嚴整失戈棄甲遂為戎人之利臣又聞党項號為小蕃非是勍敵誠如雞肋若得出山布陣止勞一戰便可盪除深入則饋運艱難窮追則窟穴幽邃莫若緣邊州鎮分屯重兵俟其入界侵漁方可隨時掩擊非惟養勇亦足安邊凡烏合之徒勢不能久利於速鬬以逞兵鋒莫若持重守疆以挫其銳彼無城守衆乏餱糧咸賞不行部族分散然後容令覘其保聚之處預於麟府

鄜延寧慶雲武等州約期會兵四面齊進絶其奔走之路合勢擊之可以翦除無噍類矣仍先告諭諸軍擊賊所獲生口資畜許為已有官司不問如此則利誘於心人百其勇也靈武路自通遠軍入青岡峽五百里皆蕃部熟户向來人使商旅經由並在部族安泊所求賂遺無幾謂之打當亦如漢界通旅之家宿食之直也此時大軍或須入其境則嚮導踏白當如夏州之法況彼靈州便是吾土芻粟儲蓄率皆有備緣路五七程不煩供

饋止令逐部兵騎裹糧輕齎便可足用諺所謂磨鍊殺馬刼一時之力也旬浹之餘固無闕乏矣又臣曾受任四川數年經歷江山備見形勝要害利州最是咽喉之地西過桔柏江去劍門百里東南去閬州水陸二百餘里西北通白水清州宋史地里志清州乃紹慶之羈縻州白水砦亦屬紹慶黔江縣原本作青州誤今改正是龍州入川大路鄧艾於此路破蜀至今廟貌存焉其外三泉西縣興鳳等州並為要衝請選有武畧重臣鎮守之奏入上容寫其奏令李繼隆王繼恩等

擇利而行　左正言直昭文館王禹偁言伏覩國家出偏師討李繼遷臣有便宜比欲論奏忽奉差使仍放朝辭奔命已來在公少暇必料天威大振逆豎已擒尚恐稽誅敢伸前志臣淳化二年任商州團練副使之日故團練使翟守素兩曾夏州駐泊因與臣同看報狀伏見李繼遷進奉事是時臣離闕下纔是數月守素因問臣云繼遷幾時有銀州觀察使之命臣遂言七月間在中書當直曾除此官兼賜改姓名恩渥優異守素言此賊

未是由衷必恐終懷反側又言繼遷曾被左右暗箭射之横貫於鼻偶然不死今面上瘡痕尚存臣自聞此語常貯於心以為此賊不必勞力而誅自可用計而取況討伐之義權變為先引古證今取則不遠漢光武時彭寵據有漁陽攻伐未下家奴竊發肘腋斬首而來唐元和中李師道父子盜據全齊四五十年崛强難制其裨將劉悟倒戈攻城遂至族滅近代梁太祖時劉知俊兄弟以同州叛入李茂貞梁祖下詔曰有捉得知俊者賞

錢一萬貫與節度使得其弟者賞錢五十貫與刺史一月之間生擒其弟謗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兵法曰使貪使愚言貪者利其財愚者不計其死也今繼遷本是匹夫偷生假息苦無財利以結人心伏望聖慈察臣愚見明數罪惡曉諭蕃戎及部下逼脅之徒邉上驍雄之士多署賞賜髙與官資但如梁太祖捉劉知俊兄弟信賞必行使左右生心蕃戎併力繼遷身首不梟即擒恐小蕃力所不加則少以官軍應接何必苦煩睿略多舉

王師且自陜以西歲非大稔加之餽餉轉恐凋殘河北
雖是豐登須修邊備況此賊通連北敵朝廷具知周亞
夫所謂擊東南而備西北正在此時也不可忽玆小豎
弗顧遠圖臣本自草萊擢居臺閣雖罹譴放尋沐甄收
每欲酬恩恨無死所智小謀大惟俟誅夷報國捐軀豈
復顧慮此據禹偁奏議附見本傳云屢獻討賊還便宜此疏蓋其一也又本傳云自解州召還為左正
言俄直昭文館求外任以便奉養時使曹州決獄就知單州賜錢二十萬至郡十五日召為禮部員外郎復知
制誥按直昭文館在四年十一月改禮外知誥在五年四月此云雖罹譴放尋沐甄收當是召還為左正言直

昭文館以後又云忽奉差使仍放朝辭當是決獄曹州時因正月命李繼隆討繼遷故附正月末

二月甲申朔上始聞成都陷召宰相謂曰豈料賊勢猖熾如此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忍令隴蜀之民陷於塗炭去年以來連雨數月此亦兵氣之應朕當部分軍馬旦夕討平之遂命少府少監雷有終監察御史裴莊並為峽路隨軍轉運使工部郎中劉錫職方員外郎周渭為陝府西至西川隨軍轉運使馬步軍都軍頭勤州刺史王果帥兵趨劍門崇儀使帶御器械尹元見元未帥兵由

陜路以進並受昭宣使王繼恩節度或言莊本蜀人不宜復遣入蜀上益信倚之

李順分遣數千衆北攻劍閣劍閣疲兵纔數百都監西京作坊副使開封上官正奮厲士卒出禦之會成都監軍供奉官宿翰翰未見領麾下投劍門適與正兵合遂迎擊賊衆大破之斬馘幾盡餘三百人奔還成都順怒其驚衆悉命斬於城東門外初朝廷深以棧路為憂正等力戰破賊自是閣道無壅王師得以長驅而入奏至上

喜甲辰以正為六宅使劍州刺史充劍門兵馬部署翰為崇儀使昭州刺史

己酉以兩川盜賊徙封益王元傑為吳王領淮南鎮江節度使先是諸王領節度使必兼大都督府長史翰林學士張洎草元傑制上言按前史皇子封王以郡為國置傅相內史佐王為理如不之國朝廷命卿大夫臨郡即稱內史行郡事唐以揚益潞幽荆五郡為大都督置長史司馬為上佐即內史之職也其大都督之號非親

王不授或親王遥領別命大臣臨郡皆是長史副大使知節度使事今吳王實居大都督之任復加長史乃自為上佐其名不正望付中書門下商議施行宰相呂蒙正曰襄王越王皆領長史今吳王獨為大都督居二王之上恐亦非便上曰業已差誤異日別有除授并改之

初考功郎中姚坦為益王府翊善坦好直諫王嘗作假山所費甚廣既成召僚屬置酒共觀之衆皆褒歎其美坦獨俛首不視王强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

山王驚問其故對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税上下相急以剥民里胥臨門捕人父子兄弟送縣鞭笞血流滿身愁苦不聊生此假山皆民租賦所出非血山而何時上亦為假山未成有以坦言告於上者上曰傷民如此何用山為命亟毁之王每有過失坦未嘗不盡言規正宫中自王以下皆不喜左右乃教王稱疾不朝上日使醫視之逾月不瘳上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宫問王疾增損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翊善姚坦檢束王起居曽

不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爾上怒曰吾選端士為王僚屬者固欲輔佐王為善爾今王不能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年少未必出此必爾輩為之謀爾因命捽至後園杖之數十召坦慰諭之曰卿居王宫為羣小所嫉大為不易卿能如此無患讒言朕必不聽也石介聖政録謂聞坦語亦毀山者真宗也蓋誤以元傑此事為封究王時故耳據本傳乃元傑為益王時元傑二十三歲自益改封吳真宗初乃自吳改封究其封益時才十二歲故太宗得云王年少不知出此也本傳載此事殊不詳順譏坦訐直薦真宗嘗召坦戒令婉辭非太宗也本傳

但云上不云真宗疑傳亦以上為太宗也今並從聖政錄及司馬光記聞所載然記聞猶以益王為兖王今改之

令諸路轉運使每歲部內諸州民租轉輸他郡者通水運處當調官船不通水運處當計度支給勿得煩民轉輸此據本志在此月

上謂宰相曰倖門如鼠穴何可塞之但去其甚者斯可矣近來綱運之上舟人水工有少販鬻但不妨公一切不問却須官物至京無侵損爾呂蒙正對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小人情偽君子豈不知益以大度容之則庶事俱濟昔曹參以獄市

為寄政恐姦人無所容也陛下如此宣諭深合黄老之道實録别本在二月戊申今附此

三月甲寅詔王繼恩戒前軍所至處其賊黨敢抗王師即當誅殺本非同惡偶被脅從而能歸順者並釋之倍加安撫　以大理評事陳舜封為殿直舜封父善奏聲隷教坊為伶官坐事黥面流海島舜封舉進士及第任望江主簿轉運使言其通法律穿相以補廷尉屬因奏事言辭頗捷給舉止類倡優上問誰之子舜封自言其

父上曰此真雜類豈得任清望官蓋宰相不為國家澄汰流品之所致也遂命改秩　宋亳民市牛江淮間未至上以時雨沾足慮其耕稼失時會太子中允武允成獻踏犁以人力運之不用牛上亟令秘書丞直史館陳堯叟等往宋州依其制造成以給民民甚賴焉（允成未見）

戊辰復以國子學為國子監改講書為直講從判學李至之請也　詔兩京諸道州府軍監管内縣自今每歲以人丁物力定差第一等戶充里正第二等戶充戶長

不得冒名應役民所納夏税餘租隨其數各異已名以輸不得異戶合抄其有疋帛零丈尺者止依時估上等價折納緡錢食貨志云里正戶長記令備其制蓋指天聖末年也當考

趙保忠聞李繼隆將兵來討趙保吉乃先攜其母及妻子卒吏壁野外上言已與保吉觧仇貢馬五十匹乞罷兵上怒立遣中使命繼隆移兵擊保忠於是繼隆兵壓境保忠反為保吉所圖欲并其衆縛牙將趙光祥夜襲保忠帳保忠方寢聞難作單衣披髮僅以身免騎駿馬

走還城中貲財器用保吉悉奪之初保忠再遣其指揮使趙光嗣入貢光嗣頗輸誠欵詔補供奉官再遷禮賔副使保忠動靜光嗣必以聞及保忠陰結保吉光嗣潛知之因出家財散士卒誓以效順保忠既還光嗣執之幽於別所丁丑開門納王師繼隆入夏州擒保忠繫以銀鐺鏁檻送闕下收獲牛羊鎧甲數十萬保吉引衆遁去裨將侯延廣等議誅保忠及出兵追保吉繼隆曰保忠几上肉爾當請於天子今保吉遠竄千里窮磧難於

轉餉宜持重未易輕舉也延廣等服其言秦翰傳云王師次延州翰慮保忠遁逸即乘驛先往矯詔安撫以緩其計及王師至翰又諷保忠以地主之禮郊迎因並驅而出保忠遂就擒按保忠先已出次野外既為保吉所襲乃還光嗣遂執之安得與翰俱迎王師也

初環州民與吐蕃相貿易多欺奪之或至鬬訟官又弗直故蕃情常怨及崇儀使郴開知州事乃命一其物價平其權量擒民之欺奪者寘於法部族翕然嚮化是春徙知邠州時調民送軍儲環州歲已再運民皆蕩析產業而轉運司復督運民數十人入州署號訴且曰力所

不逮願就死矣開即移書轉運使曰開近離環州知其芻粟計不增大兵可支四年今蠶農方作再運已勞老幼疲獘畜乘困竭柰何又苦之如不罷開即馳詣闕下白於上前矣卒罷之據張景行狀開移邠州乃淳化五年春故附見於此

夏四月壬午朔詔應天下主吏先逋欠官物令元差官典及旁親人均配填納者凡四十五萬貫疋斤石勿復理自今守藏掌庾莞榷等虧欠官物止令主吏及監臨官均償之實錄載此詔乃云始令官吏均償按本志則官吏均償蓋舊矣但不及旁親人爾今從本

志

癸未以吏部侍郎兼秘書監李至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洎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張佖范杲同修國史先是上語宰相曰太祖朝事耳目相接今實録中頗有漏畧可集史官重撰蘇易簡對曰近代委學士扈蒙修史蒙性選怯逼於權勢多所廻避甚非直筆上曰史臣之職固在善惡必書無所隱爾昔唐元宗欲焚武后史左右以為不可使後代聞之足為鑒戒因言太祖受命之際

固非謀慮所及昔曹操司馬仲達皆數十年窺伺神器先邀九錫至於易世方有傳禪之事太祖盡力周室中外所知及登大寶非有意也當時本末史官所記殊闕然宜令至等別加綴輯故有是命上因謂呂蒙正等曰朕以宰相之任所職甚重欲修唐朝書考之事以責卿等輔佐之效又念考第之設亦空言爾莫若撫夷夏和陰陽使百度大理一人端拱無事此宰相之職也豈有居其位而不知其任乎

甲申上聞趙保忠既成擒詔以趙光嗣為夏州團練使

髙文岯為綏州團練使削保吉所賜姓名復為李繼遷

稽古録載復李繼遷姓名在至道元年九月與實録本傳不同今兩存之

上以夏州深在沙漠本奸雄竊據之地欲隳其城遷民

於銀綏間因問宰相夏州建置之始呂蒙正對曰昔赫

連勃勃後魏道武末僭稱大夏天王自云徽赫與天連

又號其支庶為鐵伐氏云剛鋭如鐵可以伐人蒸土築

城號曰統萬言其統領衆多也自赫連築城以來頗與

關右為患若遂廢毀萬世之利也乙酉詔隳夏州故城遷其民於綏銀等州分官地給之長吏倍加安撫　李繼隆遣其弟洛苑使繼和與監軍真定秦翰等入奏以為朔方古鎮賊所窺覦之地有之可依以破賊并請於銀夏兩州南界山中增置保戍以扼其衝且為內屬蕃部之蔽而斷賊糧運皆不報

丙戌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張佖言史官之職掌修國史不虛美不隱惡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

穆繼世之序禮樂師旅之政本於起居注以為實録然後立編年示褒貶伏覩聖朝編年謂之日歷惟紀報狀畧叙敕文至於聖政嘉言皇猷美事羣臣之忠邪善惡庶務之沿革弛張汗簡無聞國經莫紀謹案故事起居郎掌修記事之史凡記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書其朔日甲乙以紀歷數典禮文物以考制度遷拜推賞以勸善誅罰黜免以懲惡季終則授之國史起居舍人掌修記言之史録天子制詔德音如

事之制臣欲請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職以記録為起居注與時政記逐月終送史館以備修日歷如此則聖朝稽古必煥發於典墳信史成文固度越於周漢矣上覽奏而嘉之乃置起居院於禁中命起居舍人史館修撰梁周翰掌起居郎事秘書丞直昭文館李宗諤掌起居舍人事　參知政事蘇易簡言故知制誥趙隣幾常追補唐武宗以來實録其家今寓睢陽詔遣殿中丞直史館南安錢熙乘傳往取其書熙得隣幾所著會昌以

來日歷二十六卷及他書凡百卷來上實錄葢未成也
詔賜其家錢十萬
丙申以虢州團練使梁昜為鎮國行軍司馬初王化基
治祖吉獄詢其土豪王姓者云吾小民見州將貧乏相
醵率為一日之壽豈知其犯法哉悵歎不已化基詰其
前後郡守王言三十年以來惟梁都官不受一錢餘無
免者梁都官乃昜也有文詞太祖常欲令知制誥為時
宰所忌遂止化基因言於上時昜已老病不任吏事特

授華州行軍司馬給郎中俸料鼎末見

丁酉掌起居郎事梁周翰言請自今崇政殿長春殿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望依舊中書修為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機密亦令本院編纂各至月終送史館自餘百司凡干封拜除改沿革制置之事悉條報本院以備編修令郎與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別為起居注每月先進御後降付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自周翰始也上嘗謂左右曰大凡帝王舉動貴其自然朕覽

唐史見太宗所為蓋好虛名者也每為一事必豫張聲勢然後行之貴傳簡冊此豈自然乎且史才甚難務摭實而去愛憎乃為良史也

壬寅王繼恩言王師由小劍門路入研口寨破賊斬首五百級遂北過青強嶺遂平劍州（按張洎集賜王繼恩詔云大軍十八日到綿州界其取劍州必在此數日前既無可考姑從實錄族奏到乃書之）

先是陳滑蔡穎郢鄧金房州信陽軍皆不禁酒太平興國初京西轉運使程能請榷之自能建榷酤之議所在

置官吏局署取民租米麥給醞釀以官錢市樵薪及官吏工人役夫俸料歲計所獲利無幾而主吏規其盈羨又醞齊不良潔酒多醨壞不可飲至課民婚葬量户大小令酤民被其害州縣苦之歲或小儉物貴殆不償其費上知其弊戊申下詔募民自酤輸官錢減常課十之二使其易辦民有應募者檢視其資産長吏及其大姓共保之後課不登者均償之是歲又取諸州歲課錢少者四百二十七處募民自酤或官賣麴收其值後民應

募者寡猶多官醞罷四百七十二處榷酤在今年九月已未依本志并書之

